

唐宋八大家 的故事

○ 李道英 著



金盾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的故事

李道英 著



金盾出版社

— 内容提要 —

本书讲述的是中唐和北宋时期文坛上八位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的故事。作者秉持真实性、知识性、可读性、互见性为原则，选取八位大家一生中的典型事件，向读者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人际交往、人品性情、处世之道、道德文章，以及生活中的趣闻轶事。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在阅读中既可获得文史知识，又能受到人生启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的故事/李道英著. -- 北京：金盾出版社，2013. 6
ISBN 978-7-5082-8298-5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唐宋八大家一生平事迹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0169 号

金盾出版社出版、总发行

北京太平路 5 号(地铁万寿路站往南)

邮政编码：100036 电话：68214039 83219215

传真：68276683 网址：www.jdcbs.cn

封面印刷：北京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正文印刷：北京万博诚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北京万博诚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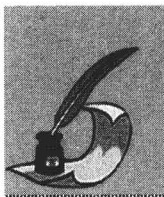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5 字数：3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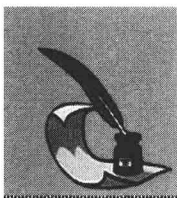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 000 册 定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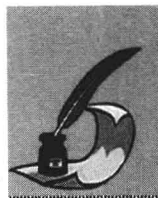
(凡购买金盾出版社的图书，如有缺页、
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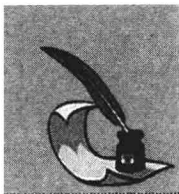
韩 愈.....	(1)	22 特立独行颂伯夷	(42)
01 身世之谜	(2)	23 待己以信	(44)
02 四举于礼部乃一得 ...	(4)	24 “妄论”被降职	(45)
03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	(6)	25 发牢骚反被提拔	(46)
04 毛遂自荐	(8)	26 力排众议调闲职	(48)
05 人不如鸟	(10)	27 辅佐裴度平淮西	(50)
06 两人军幕	(12)	28 《平淮西碑》之荣辱 ...	(52)
07 请示上班时间	(14)	29 忠犯人主之怒	(54)
08 抗颜为师	(16)	30 祖孙相逢蓝田关	(56)
09 华山求救	(18)	31 为民驱鳄	(57)
10 叔侄情深	(19)	32 出资办学	(59)
11 为民请命贬阳山	(22)	33 释放奴隶	(61)
12 穷乡僻壤的县太爷 ...	(24)	34 结友大颠和尚	(62)
13 难兄难弟度中秋	(26)	35 改革太学	(64)
14 自我辟谣	(28)	36 奉诏宣抚王庭湊	(66)
15 日与宦官为敌	(30)	37 桃柳二妾	(68)
16 屈驾访神童	(32)	38 卷入“台参”闹剧	(69)
17 挑战避讳	(33)	39 服食风波	(71)
18 质疑割股	(36)	40 推敲	(73)
19 为牛僧孺造势	(37)	41 谏墓之讥	(74)
20 爱才荐贤	(38)	42 抚养穷孤的慈善家	(76)
21 谆谆教子	(40)		



柳宗元	(78)	25 革除社会弊端	(118)
01 从未回去过的老家	(79)	26 遗惠一方	(119)
02 战乱中的童年	(80)	27 刘柳之谊	(120)
03 良好的家庭教养	(82)	欧阳修	(123)
04 坎坷的求仕之路	(83)	01 艰难的青少年时期	(124)
05 邠州考察	(84)	02 神交范仲淹	(125)
06 未曾上任的蓝田尉	(86)	03 洛阳三载	(126)
07 “踔厉风发”的革新者	(88)	04 怒斥司谏高若讷	(128)
08 不幸的婚姻生活	(90)	05 贬官夷陵	(130)
09 待罪南荒	(92)	06 同退不同进	(133)
10 汨罗江口吊屈原	(93)	07 崇儒学而斥佛老	(134)
11 寄居龙兴古寺	(94)	08 情有独钟尊韩文	(136)
12 定居愚溪	(96)	09 义正词严论朋党	(138)
13 力赞韩愈《毛颖传》	(97)	10 力主改革吏治	(140)
14 自肆山水撰妙文	(99)	11 加强武备反议和	(141)
15 长歌之哀过痛哭	(101)	12 为政宽简	(143)
16 反对割据论“封建”	(103)	13 力排众议保麟州	(144)
17 但教弟子不为师	(105)	14 不在天命在人事	(145)
18 巧用寓言刺政敌	(107)	15 批评唐太宗作秀	(147)
19 官为民役的公仆观	(108)	16 犯颜直谏鸣不平	(148)
20 韩柳史官之争	(110)	17 被贬滁州	(150)
21 再返京城	(112)	18 与民同乐	(151)
22 以柳易播	(114)	19 未老而称醉翁	(153)
23 为政柳州	(116)	20 宽厚仁爱保降卒	(155)
24 种柳柳江边	(117)	21 回河之争	(156)
		22 请立皇子固根本	(157)
		23 出使契丹	(159)
		24 知贡举痛抑怪文	(161)
		25 与宋祁的君子之交	(162)



26 赋秋声而悟养生 ... (164)	曾 巩..... (203)
27 再遭诬陷 (165)	01 儒学世家的才子 ... (203)
28 青苗法之争 (167)	02 漫漫求仕之路 (204)
29 以直报怨 (169)	03 初交欧阳修 (206)
30 不遗余力奖后进 ... (170)	04 力荐王安石 (207)
31 果敢刚正之气节 ... (171)	05 辗转数郡 (209)
32 “六一居士”和“文忠” (172)	06 清官循吏 (211)
33 “穷而后工”之说..... (173)	07 知齐州缉盗除恶 ... (212)
34 六一风神 (175)	08 孝父母而抚弟妹 ... (213)
35 文笔生动的《归田录》 (176)	09 正直严谨不媚俗 ... (214)
36 成如容易却艰辛 ... (177)	10 政事不如文章 (216)
37 艳词真伪 (178)	11 编校历代典籍 (218)
苏 洵..... (181)	12 记佛殿借题发挥 ... (219)
01 落拓不羁的青年时期 (181)	13 谁说曾巩不能诗 ... (221)
02 自焚文稿数百篇 ... (182)	王安石..... (223)
03 老泉并非苏洵号 ... (183)	01 不平凡的青年时期 (224)
04 得勉夫教子贤内助 (185)	02 不求调任京官 (225)
05 再游京师 (187)	03 上仁宗皇帝万言书 (226)
06 雷简夫三荐苏洵 ... (188)	04 郁闷的英宗之世 ... (227)
07 名动京师 (190)	05 初得神宗信任 (229)
08 婉拒舍人院考试 ... (191)	06 熙宁变法 (230)
09 人生知己欧阳修 ... (192)	07 铁腕人物 (231)
10 名二子用心良苦 ... (195)	08 罢相和复相 (232)
11 一生交恶王安石 ... (197)	09 用人之失 (234)
12 纵论六国警当世 ... (199)	10 知错能改 (236)
13 风水为喻论作文 ... (201)	11 爱子之死 (237)
	12 与曾巩之恩怨 (238)
	13 与政敌司马光 (240)
	14 与尊师欧阳修 (242)



- 15 忘年知己王令 (243)
- 16 颁行《三经新义》..... (245)
- 17 痛惜神童伤仲永 ... (246)
- 18 同病相怜咏明妃 ... (247)
- 19 荣膺雅号“野狐精”
..... (248)
- 20 精深简淡“半山体”
..... (250)
- 21 炼一“绿”字长精神
..... (252)
- 22 八股文之祖师 (253)
- 23 “自奉至俭”惹争议
..... (255)
- 苏 轼**..... (257)
- 01 少年英才 (258)
- 02 金榜题名 (259)
- 03 王氏姐妹 (260)
- 04 爱妾朝云 (262)
- 05 上书神宗批新法 ... (263)
- 06 西湖苏堤 (265)
- 07 徐州抗洪 (266)
- 08 乌台诗案 (267)
- 09 一场虚惊 (270)
- 10 不思悔改 (271)
- 11 两次误传 (272)
- 12 筑室东坡 (273)
- 13 苦读《汉书》 (275)
- 14 猪肉广告 (276)
- 15 一蓑烟雨任平生 ... (277)
- 16 泛舟赤壁抒情怀 ... (278)
- 17 铜琶铁板唱大江 ... (280)

- 18 “三白”故事 (282)
- 19 夹缝求生 (283)
- 20 苏王金陵会 (286)
- 21 惠州四年 (287)
- 22 两代文坛盟主 (289)
- 23 兄弟情深 (291)
- 24 善谑三则 (292)
- 25 广交歌妓 (294)
- 26 兹游奇绝冠平生 ... (296)
- 27 阳羨赠屋 (298)
- 28 奖掖后进 (299)
- 29 诗中理趣 (301)
- 30 崇尚自然反雷同 ... (303)
- 31 文星陨落 (304)
- 32 宋代五帝论苏轼 ... (306)
- 苏 辙**..... (308)
- 01 应制科直谏仁宗 ... (308)
- 02 屡次质疑青苗法 ... (310)
- 03 贬黜奸佞 (311)
- 04 反对回河 (312)
- 05 力主放弃五寨 (314)
- 06 反对“调停” (315)
- 07 对西夏讲诚信 (316)
- 08 上疏论政被贬 (317)
- 09 淡泊的晚年 (319)
- 10 鲜为人知的家事 ... (320)
- 11 “养气”为文 (322)
- 12 “适意为悦”的人生
态度 (323)
- 13 文章优劣任评说 ... (325)



韩 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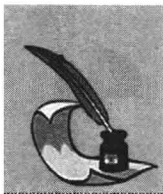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是昌黎,常自称是“昌黎韩愈”,后人遂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后世又称“韩吏部”。死后谥号“文”,后世又称“韩文公”。

父仲卿,曾任武昌令,是一个对百姓“惠如春风”的地方官。其叔父韩云卿,文学上颇负盛名。其长兄韩会“以道德文学伏一世”。韩愈三岁丧父,由韩会夫妇抚养。他从小就苦读六经及诸子之书,同时也关心时政,立下了“志欲干霸王”的志向。二十五岁中进士,又三试博学鸿词不第,后辗转于各州做幕僚,先后任汴州观察推官,徐州节度推官。贞元十八年(802)入国子监任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拜监察御史。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触犯权贵,被贬为阳山(今广东省连县)令。贞元二十一年调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不久又回京任权知国子博士,后又到东都洛阳,先后任博士、都官员外郎、河南令等职。元和七年(811)回京任职方员外郎。不久,又因事被降为国子博士。此后又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中书舍人、知制诰,太子右庶子等职。元和十二年,以行军司马之职佐裴度平淮西,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又因谏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不久,又量移为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调任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转任兵部侍郎,后奉诏至镇州宣抚王庭凑,转吏部侍郎。长庆三年(823),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不久又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病逝,赠礼部尚书。

韩愈的思想极其复杂和矛盾。他以儒者自居,却有许多离经叛道的言论。实际上,他是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先秦诸子的思想。他一生热切关注现实,直言敢谏。他坚决排斥佛老,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为非作歹,坚持任人唯贤,表现了其政治勇气和卓见。

韩愈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对中国文学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提出了明确



而系统的文学主张，强调文以明道、文道并重；提出了“气盛言宜”“不平则鸣”等著名观点；提倡务去陈言、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各识职”。他不但为古文运动培养了大批作家，而且写出了第一流的新体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诗求新求奇，力图另辟一途，表现出了奇崛和散文化的倾向，特色独具，对宋诗颇有影响。

其文集《韩昌黎集》为其门人李汉所编订，历代整理、校注者甚多。近代马通伯的《韩昌黎文集校注》，当代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可参考。

01 身世之谜

韩愈出生在一个世代读儒家之书，世代做官的一个中小官僚家庭。尽管官越做越小，到他父亲韩仲卿只做过县太爷一类的小官，但总还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韩愈有三个叔父：韩少卿，曾任当涂县丞；韩云卿，曾任监察御史，礼部郎中；韩绅卿，曾为扬州录事参军，泾阳令。韩愈兄弟三人：大哥韩会，曾任起居舍人，韶州刺史；二哥韩介，短命早夭。韩愈出生于长安，时其父韩仲卿在长安任秘书郎。韩愈三岁丧父，由大哥韩会和嫂嫂郑氏抚养成人。如此看来，韩愈的身世清楚明白，那么，“谜”从何来？

细心人都不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韩愈现存的所有诗文中，从未提及过他的母亲，其弟子李翱为其撰写《韩吏部行状》，皇甫湜所撰《神道碑》及《韩文公墓铭》中，也都未提及韩愈的母亲。这一罕见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世人的猜测：韩愈的生母到底是谁？韩愈及其弟子们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

先说说韩愈和他大哥韩会的血缘关系。韩愈和韩会虽是亲兄弟，韩会对韩愈的悉心抚育，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韩会和韩愈的年龄，实在相差悬殊：韩会卒于韶州刺史任上，时年四十二岁，而此时韩愈约十二岁左右。就是说，韩会比韩愈大三十岁。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若二人为同母所生，实在不可理解。再者，在唐代，一母所生之兄弟，习惯称“母兄”“母弟”，但在韩愈的文章中提到韩会



时,只称“元兄”(即长兄、大哥)“伯兄”(按伯、仲、叔、季排列,亦即大哥)和宗兄(庶出之子对嫡出之子长于己者之称),而从未称“母兄”。由此可见,韩会和韩愈极可能非同母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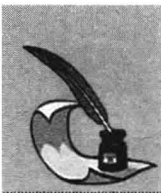
那么,韩愈的生母到底是谁呢?史无明载,人们只能合理推测。

韩愈有两篇自叙身世的文章涉及此事:在《祭郑夫人文》中写道:“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在《祭十二郎文》中写道:“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古代诗文中的“怙”“恃”分别为父、母的代称,父死称失“怙”,母死称失“恃”,这里只讲到了自己“孤”和“怙”,而未讲“恃”,则是只说丧父,未说丧母。而韩愈在《乳母墓铭》中又说:“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就是说,韩愈还不到两周岁(虚岁三岁)就父母双亡了。实际上,这里的“恃”是指其嫡母(即韩仲卿之正妻,韩会之生母),而非其生母。即是说,在其父去世之前,其嫡母已经去世。由此可见,韩愈并非嫡生,而是庶出。按唐时的习俗,士大夫婚配讲门当户对,丧偶后如未遇合适对象,可以不再娶,但“唐之士大夫不可一日无妾”(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士大夫与妾生子,即为庶出。韩愈即应为庶出之子,即其母年轻,在韩家地位卑微,无力负起抚养韩愈的责任,故主要由其大哥韩会夫妇抚养。

那么,韩愈的生母情况究竟如何呢?人们主要有两种推测:

一是生母改嫁。韩仲卿去世后,其生母年轻而地位低下,于是另嫁他人。此说不能说全无可能,但理由和证据似嫌不足。

二是韩愈的生母即是其乳母。元和六年(810),韩愈乳母病逝,韩愈为其安葬,并写下《乳母墓铭》一文。文中说:“乳母李,徐州人,号正真,入韩氏,乳其儿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怜不忍弃去,视保益谨,遂老韩氏。”据此推测,这位李正真在韩仲卿去世后,不忍心弃韩愈而改嫁,只好以乳母身份留在韩家,对韩愈的抚养也格外尽心。而韩愈对李氏,感情也绝不同对一般乳母。乳母在韩家长达四十年左右,亲见“所乳儿韩愈”中进士,做幕僚,入朝为御史,做大学教授(国子博士),当县太爷,娶妻生子,这已不寻常;而韩愈更是对她敬重有加:“时节庆贺,辄率妇孙列拜进寿。”埋葬之日,“愈率妇孙视窆封(下葬)”。过年过节,亲自带领夫人和子女去给乳母



祝贺，下葬时亲率夫人子女到墓地，这就更不寻常；但更意味深长的是韩愈在这篇墓铭中的用词。墓铭中不称李氏之名而称其“号”，暗示为儿子讳亲之名；文中两处将自己的子女称为乳母之“孙”，更足以暗示乳母的真实身份。况且，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为一个乳母写墓志，确属史不多见。据此，我们说韩愈的乳母即是其生母，有很大的合理性。

韩愈为乳母所生，乳母地位卑微，且庶出之子在当时社会里往往遭到歧视，这在韩愈来说，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所以从来没有公开说起；韩愈既有此“隐私”，朋友和弟子们自然也讳莫如深了。虽然抚养韩愈的责任主要由乳母承担，但若无韩会夫妇支持，她也是无能为力的。韩会和郑氏不但不歧视庶出的弟弟，而且关爱有加，这是难能可贵的；韩愈对兄嫂十分尊敬，视之如父母，正是我国长兄若父、老嫂当娘的传统道德，也充分体现韩愈知恩图报的思想情怀。

韩愈的生母究竟是谁？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这个千年未解之“谜”，不作亲子鉴定，我们是有可能给出确切谜底的。但关于生母的问题，可能纠结了韩愈一生，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比如，由于庶出，在家中无地位优势，若不勤奋上进，很难自立，所以他自幼知“读书为文”，“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学业有成；再如，由于深得乳母和兄嫂的关爱和抚育才长大成人，所以韩愈一辈子推己及人，奖掖后进，抚养穷孤，收容落魄文人，赢得“善养士”之美名。

揭示韩愈身世之谜，并非揭其隐私，而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韩愈其人，对其一生的某些言行有更加接近事实的合理解释。

02 四举于礼部乃一得

唐朝的官吏来源，大体上有三条路：一是科考。即通过进士、明经等科的考试，选拔人才；二是门荫。即依靠祖上的功勋循例做官，就是不须通过考试直接做官；三是征召。一些社会名流或有突出才能者，经有权势的大官向朝廷推荐，由皇帝降诏书请出做官。韩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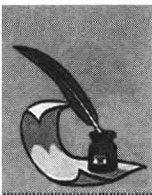


既未出身于豪门，不可能享有“门荫”的优惠，也不是朝廷征召的对象。他要步入仕途，必须靠自己努力，走科举之路。在韩会去世之后，品格贤良而又意志坚定的大嫂郑氏，教育韩愈不辍学业，并按照韩氏奉儒守官的家风，把韩愈送上“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而韩愈自己也颇知自励，刻苦攻读；加上当时家庭经济拮据，解决个人和家族的生计问题已迫在眉睫，也大大增加了韩愈入仕的紧迫感。于是，在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即只身奔赴长安，开始了他为期十年的求仕生涯。

“少小好奇伟”的韩愈，看不起那些胸无大志的凡夫俗子。他立志“事业窥臯（臯陶）稷（后稷），文章灭曹（植）谢（灵运）。”（《县斋有怀》）他对自己的学问和才干十分自负，正像他后来在《复志赋》中所说：“忽忘身之不肖兮，谓青紫其可识。”就是说，此去京城，只要自己弯腰，随便拣个官做是不在话下的。韩愈怀揣着俯拾青紫的美梦，踌躇满志，去到长安，然而，求仕之途却和他的预期大相径庭。

韩愈到京后没有马上参加考试，而是先对进士考试的程式、命题方法，以及考中者的范文，都进行了摸底式的调查研究，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像那些考中者所写的文章，自以为可“无学而能”，即用不着学就能写成那样，信心十足。于是就“诣州县求举”。贞元三年，韩愈顺利地通过了河内县和河南府的两级甄选，获得了乡贡的资格。办好手续后，即入长安应礼部的进士考试，结果是榜上无名。接着又于贞元四年、五年连考两次，依旧名落孙山。科场连遭挫败，对韩愈不能不说是沉重的打击。加上经济方面的压力，着实使他焦虑不安，但他并未丧气，他决定先回宣城探视家人，途中曾干谒过浑瑊、贾耽等当代名公。回宣城后与嫂夫人和侄辈们共同生活了一年，使精神放松，情绪安静下来，同时他继续努力读书，揣摩举业，准备再次应试。

贞元七年（791），韩愈入京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唐代科举考试，规定是用骈体文，又称时文，而韩愈对这种浮华空泛的骈体文十分反感，坚持写秦汉式的古文，自然难合主考官的胃口，所以科场三连败也在情理之中。而贞元七年“知贡举”的是兵部侍郎陆贽。陆贽是唐德宗时的名相，尤长于写文章。他的文章虽属骈体，但有很



大的改进。他将古文的笔法融入骈文之中，骈散相间，既有骈文的整饬，又有古文的疏散，是当时真正的文章巨子。辅佐陆贽主持考试的，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古文家梁肃和王础。而梁肃和韩愈是多年的文字之交，又向来赏识韩愈，梁肃向陆贽举荐韩愈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韩愈虽屡困科场，但因文章写得好而名气渐大，再加上郑余庆、马燧、浑瑊等名人的延誉，韩愈终于顺利通过考试，进士及第。

韩愈四次参考，终于及第，自是可喜可贺。同榜考中者 23 人，多有像李观、李绹、崔群、王涯、欧阳詹这样的天下名士，发榜之日，时人号称为“龙虎榜”，而这些人中后来有多人出任宰相和朝廷重臣。

唐代有个流行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明经”是靠背经书的，如果三十还未考中，年纪一大，记忆力差，就更难考中了。而进士科是考诗文的，靠积累，且竞争远比明经科激烈，所以五十岁能考中，还应是算年轻的。韩愈虽然四次考试才考中，但年方二十五岁，还应算是少年得志。

但是，按照唐代的规矩，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当官的资格（唐人称为“出身”），并非每名进士都可立即入仕。如想早当官吃皇粮，就必须参加吏部（相当于干部部）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唐人谓之“释褐”，意思是可以脱下平民的粗麻布衣服换上官服了。为了尽早入仕，韩愈又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吏部考试的征程。

03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贞元八年春，韩愈回了一趟洛阳老家，一是取得参加吏部考试的资格，二是与卢氏完婚。同年五月返回长安。应试之前，他曾游凤翔，想借助于凤翔节度使邢君牙为其张扬声名。他在《与凤翔刑尚书》中写道：“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之资也。”这套被后人诟病的“相须”“相资”的大道理，并未被行伍出身的邢君牙所领悟，只好无功而返。回长安后写《应科目时与人书》，干谒长安名流韦舍人。书中“托物为喻”，把自己比作“天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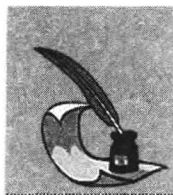


之滨，大江之濱”间的“怪物”，现困于沙滩，得水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希望“有力者”动举手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但同时又表示，如果要自己对“有力者”“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则自己宁可“烂死于泥沙”，表现了韩愈自高其德而不狂傲，真心求人而不谄媚的做人本色。

他第一次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的结果是：初试吏部通过，但复审时被中书省某人驳落。对此韩愈既恼火，又无奈。他在《上考功崔虞部书》中，一方面对那些“浮器之徒”的不择手段和专事干谒而不学无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对考试的不公平表示愤慨，另一方面也对自己失利的原因进行了反省和检讨。他认为自己落选的原因是“实与华违，行与时乖”，即从自己的文风和作风两方面来分析。文风方面，自己质朴的文风和科举所要求的浮华文风相违背；作风方面，自己的特立独行、不肯向权贵摇尾乞怜与官场时俗不相容。但信的最后仍坚定自己的信念和操守：“夫古人四十而仕……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有十四年，岂为晚哉！”表示了再战的决心。

尽管韩愈对自己首战失利的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但由于坚信自己正确，作风和文风都不肯改变，所以贞元九年、十年两次博学鸿词科考试，他均告败北。三战三败，使志在必得的韩愈怒不可遏。他在与挚友崔立之的信中说：如今的考试“诚使古之豪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愧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就是说，如果让屈原、司马迁等人来参加如今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们一定不会参加；如果他们真的与今天的钻营之徒同场竞技，也必然会失败。接着又说，假如自己屈心降格写“俳优之辞”，也不见得会比考中者差。此信借机对当时的考试之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发泄了自己积郁已久的愤慨，但也终究无补于事，而“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窘迫生活，使他不得不另找出路。

韩愈长安求仕，蹉跎十载，“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备尝艰辛，而未捞到一官半职。俯拾青紫之梦彻底破灭，万般无奈的韩愈决计要离开长安，暂回河阳老家，以谋别图。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匹瘦马，郁郁东归，离开了长安这块他希望与失望交



织的伤心之地，结束了这一段铭心刻骨的求仕生活。

04 毛遂自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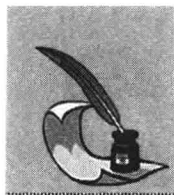
韩愈长安求仕，虽中进士，但仍与做官无缘，而且他在长安的生活也陷于极度困苦之中。万般无奈，韩愈只好硬着头皮，直接三次上书给当时的宰相贾耽、卢迈和赵璟，毛遂自荐，希冀得到一官半职。这就是韩愈文集中著名的三上宰相书。

第一次上书写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信一开始，即引用《诗经》“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的话，指出宰相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天下得人才：“然则孰能长育天下之人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人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我韩愈就是人才：“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并认为自己“求知于天下”是合情合理的；况且自己现在生活困难：“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而自己对官职的要求并不高：“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就是说给个九品的官不嫌低(七品就是芝麻官了)，给一亩大的院子不嫌小。接着又说，自古以来，在上位的人设立各种官位，制定不同的俸禄标准，目的就是招纳人才；在下位的人努力“修己立诚”以求官位，目的是为国家出力，所以“上之求于人，下之求于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既然如此，那么你们这些为皇帝选拔人才的人，就应该“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也；可进而进焉，不必廉于自进也。”言下之意是说，我这个没有“获其所”的人才你们早该举荐了，现在让我来自荐，难道不是你们的失职吗？最后又说，自古就有山林隐士，皇上关心这些人，屡诏内外大臣“旁求于四海”，而招来的极少，原因就在于“国家不以非常之道礼之”，而是一定要通过礼部、吏部考试，而考的又是“绣绘雕琢”的骈体文。这样一来，很多人就进不了官场而去隐居，“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如今你们破格录用了我，那些人“闻有以书进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荐之天子，而爵命之(给官)，而布其书于四方”，那么他们一定会动心出来做官。



这封长信呈上之后，没有任何反响。韩愈心急如焚，于是又有《后十九日复上书》。在这封信中他举“蹈水火者”求救来说事：有人陷于水火之中而求救，在他身边的人，不仅是他的父兄子弟，即使是对他有所“憎怨”，但还不至于非让他死的人，都会尽力救之而不辞。如今我韩愈就是“蹈于穷饿之水火”的人，你们就是看见我“溺于水火”的人，你们有办法救我而不救我，这能算“仁人乎哉？”否则的话，像我韩愈目前的处境，只是时机不合适。“所谓时者，固在上位者为耳，非天之所为也。”也就是说，所谓时机，不是掌握在老天爷手里，而完全是操纵在当权者手里的。信的最后又说：“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取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意思是说，古时举荐人才，管仲曾举荐二盗贼，赵文子曾为晋国举管仓库之士七十余家，今我韩愈虽是布衣贫贱之士，其地位也足可比于盗贼和管库之人吧！

这第二封信上呈之后，仍如石沉大海。韩愈更是气急败坏，遂又有《后廿九日复上书》。此信用很大篇幅拿当时的宰相与古之周公做比：周公辅佐周成王，求贤若渴，“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捉其发”，惟恐冷落了人才，因此，“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国家治理得非常好，所以后人至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如今你们三位在相位已经三年，天下是否已经治理得很好？即使你们今天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捉发去对待人才，也该引而进之，而“不宜默默而已”。这不仅是说时相远不及周公，而且是直斥他们不作为。信的最后说：古代之士多重于“自进”，是因为当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这个国家不用，就到另一个国家去，有的是选择空间，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就是说，如今只有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唐朝，离开唐朝，就出国到夷狄之邦了，所以今天的有道之士，如果不能进于朝廷，那就只好入山林当隐士；而当隐士，都是“独善自养”“不忧天下”之人，如有忧天下之心，就决不会当隐士。意思很明白：我韩愈一不出国去事夷狄，二不入山林当隐士。我不但是人才，而且有“忧天下之心”。我的唯一出路就是入朝做



官。我之所以“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就是因为“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就是说，就怕你们不引荐我。

前后四十天左右，接连呈上三封信，陈述自己的志向，诉说自己的苦衷，孜孜求仕，以期有意外的成功。这三封信均为求人引荐的干谒文字，后人对韩愈求仕的躁急多有微词，认为他是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三封求人之作，不但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国家广泛吸纳人才的重要性和宰相在这方面应承担的重要责任，而且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科考“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的强烈不满，对社会不公、宰相不作为的愤慨不平，也代表了像韩愈一样的一大批孤立无援之士的共同呼声，是典型的鸣不平之作。三篇文章，理由堂堂正正，气势咄咄逼人，感情强烈，慷慨悲歌，不见有多少摇尾乞怜之态，倒不乏猖狂恣睢之气，绝非一般干谒文字能比，也非一般庸碌之人所能为。

长安之大，容不下一个韩愈；官位之多，没一个属于韩愈；求诸宰相，宰相尸居禄位，不予理睬。山穷水尽的韩愈，只能“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无可奈何地结束了长安十年的求仕生涯，郁郁东归。

05 人不如鸟

韩愈十年长安求仕，备尝生活艰辛，深感世态炎凉。俯拾青紫的美梦成了泡影，只得含泪离京。

韩愈于贞元十一年(795)五月初二离开长安，初七即出了潼关，停息于黄河南岸。此时看见有人笼子里装着白鸛鸛鸟西去，一边走，一边高喊：某地之某官，派使者进鸟于天子！其狐假虎威，声势显赫，东西行人都躲避路旁，不敢正眼相看。见此情景，韩愈心中很不是滋味，“因窃自悲”，想到自己有幸生于太平盛世，读书著文二十二年，至今“曾不得名荐书(被人举荐)，齿下士于朝(在朝中做小官)”，“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该黑而白)，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擢荐进，光耀如此”。就是说，自己有才有德，至今未得一官半职，此鸟无德无能，仅以羽毛特殊，反被荐之于